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四十回 河畔尋芳盈盈一水 塘邊遇美脈脈兩情

卻說逢之的母親聽他誹謗中國的女子，很有些動氣，便說道：「我是不要那樣放蕩的媳婦！婚姻大事，人家都由父母作主，你父親不在了，就該聽我的話才是，怎麼自己做起主來？真正豈有此理！」逢之見他母親動怒，只得婉告道：「母親天天在家裡，沒有曉得外面的時事，如今外國人在那裡要中國的地方，想出各種的法子來欺負中國，怕的是百姓不服，一時不敢動手，不好不從種族上自強起來。他們說的好，我們中國雖然有四萬萬人，倒有二萬萬不中用，就是指那裏腳的女人說了。母親可聽見說，現在各處開了天足會，有幾位外國人承頭，入會的人各處都有。孩兒想起來，人家尚且替我們那般發急，我們自己倒明知故犯，也覺對不起人家了，所以孩兒立志，要娶個天足的媳婦，萬望母親這樁事依了兒子罷。」他母親聽他這般軟求，氣也平了，只得歎道：「咳！我已是這們大年紀的人了，你們終身的事，我也管不得許多，隨你攬去便了。」次日，他姑母叫人把他姪女的八字開好送來，逢之的母親央一位合婚的先生占了一占，批的是女八字極好，也沒有挑花星、掃帚星諸般惡煞，而且還有二十年的幫夫好運；男八字是更不用說，一身衣食有餘。功名雖是異途，卻有四品黃堂之分；但是兩下合起來，衝犯了白虎星，父母不利，有點兒刑克。逢之母親聽了那先生一番話，原也不想占合的，當下付他二百銅錢，那先生去了，隨叫吳媽把批單送與他姑母去看，又交代一番話說：「你見姑太太，只說我們太太極願意結這頭親事的，為的是親上加親，如今算命先生說有什麼衝犯，大老爺不肯，也是他一點孝心，太太只得依他，請姑太太費心，諸多拜上謝謝。」吳媽依言去述了一番，他姑母也只得罷了。逢之打聽著這頭親事不成功，倒放寬了一條心。飯後無事，去找他的朋友蔣子由談心。走進門時，只聽得裡面喧笑的聲音，大約聚了熟人不少，三腳兩步，跨進書房門，只見于大魁、許被年、陸天民、牛謀宗、翟心如都在一處，還有一位西裝的朋友，不曾會過面的。眾人見他進來，都起身招呼他，卻不見子由。逢之同旁人招呼過了，因合那西裝朋友拉了拉手，問及尊姓大名，大魁代答道：「這位是徐彼山兄，新近從日本回來的。他是東京成城學校裡的卒業生。」又對那徐彼山道：「這位是鈕逢之兄，他是山東大學堂裡卒業生，懂得德文，辦過外國兵官的交涉，也回來得不久，二位所以還沒見面。」兩人彼此各道了許多仰慕話。逢之又問他些日本風景，談得熱刺刺的。一會兒子由自內出來，大家嚷道：「子由兄，怎麼進去了這半天，莫非嫂夫人嫌我們在這裡吵鬧責罰你罷？」

子由似笑非笑的答道：「說那裡話？未免太把內人輕看了。內人雖沒文明的程度，然而也受過開化女學校三年的教育，素聞諸君大名，佩服的很。只愁諸君不肯光降，豈有多嫌之理？」

逢之趁勢道：「正是，我還沒有拜見老嫂，望代致意。那開化女學校裡面，現今有多少學生，內容怎樣，老同胞必然深知其詳，還望指示一二。」子由道：「那裡面一共是四十位女學生，兩位教習，一是田道台的太太，一是王布衣的夫人，課程倒很文明。用的課本，都從上海辦來的，儀器也有好些，什麼算學、生理、博物，都是有的。至於縫工各科，更不必說得了。」

逢之歎道：「女子果然能夠學成，這樣也是我們中國前途的幸福，將來強種還有些希望。」子由道：「可不是呢？只他們走出來，身子都是挺直，沒有羞羞縮縮的樣子，我就覺著他們比守舊的女子大方得多。」天民道：「逢兄還沒有嫂夫人呢？為什麼不替野蠻話了。結婚是要兩下願意的，這才叫做自由。他自己不合那女文明的學生結交，我如何替他選呢？」說得陸天民很覺慚愧，臉都紅了。子由又道：「明天兩下鐘，開化學堂演說，今早有傳單到這裡來，內人是一定要去的，諸位同胞要高興去聽聽，小弟一定奉陪。」眾人都說願去。天民道：「有這般幸福，那個不願？我只羨子由娶了這位老嫂，女界裡面已經占得許多光彩。我們為禮俗所拘，就有教育熱心，也苦於無從發現。」說罷連連歎息。逢之更是適中下懷，大家約定一句鐘在子由家裡聚會同去。談了一會，各人告辭。

逢之合陸天民、徐彼山同路而歸，走過秦淮河的下岸，正是夕陽欲下，和風扇人，一帶垂楊，陰陰水次，襯著紅霞碧浪，頓豁心胸。那河裡更是畫防簫歌，悠揚人耳。對面河房，盡是人家的眷屬，綉窗半開，珠簾盡卷，有的妝台倚鏡，有的翠袖憑欄，說不盡燕瘦環肥，一一都收在眼睛裡去。三人遇此良辰，暗茲佳麗，那有不流連的道理？一路閒眺，已覺忘情，不免評賞妍媸起來。天民說那個梳頭的好，彼山說那個身材消俐，只逢之瞥見西角上一座小小水閣，四扇長官齊啟，內中一位女子，髻發垂髻，臉邊粉痕淺淡，只嘴唇上一點腥紅，煞是可愛，手裡添一本書，也不知是小唱呢還是曲本，在那裡凝眸細瞧，瞧了一會，忽然瓜子臉上含著微笑，一種憨癡的神情，連畫工也畫他不出。轉眼間，見他把書在桌子上一擦，站起身來，走幾步路，像是風擺荷葉一般，叫人捉摸不定，可見他那雙腳兒小得可憐的了。鈕逢之雖是個維新人講究天足的，到此也不禁看呆了，釘著腳兒不動。陸、徐二人，一邊閒談，一邊走路，眼兒又注在河房裡，倒沒留心把個逢之掉在後面。其中只有被山開過眼界，看得淡些，走了半條街時，忽然回頭，不見了逢之，叫聲「哎喲！逢兄那裡去了？」天民也回頭看時，果然不見。

他二人本來不曾盡興，好在回家尚早，就約被山轉步去尋逢之。

走不多時，只見逢之在前面橋旁，朝著對面水間出神。天民拉了彼山一把，叫他不要則聲，自己偷偷的到逢之背後。望對面看時，原來是個人家水閣，定睛望去，裡面並沒什麼，就只一張牀，兩頂衣櫥，一張方桌，一張梳妝半桌。天民已猜著他是看人家內眷，所以看得癡呆了，就在他背後拿手向他肩上一拍。

逢之赫了一跳，醒了過來，叫聲「哎喲，回頭一看，見是天民，自覺羞慚滿面，說道：「我怎麼在這裡，你為什麼拍我一下？」

天民道：「逢兄，你莫非遇見了什麼邪魔？不然為什麼一個人在這裡發呆？我們已經走了一里多路，回頭看不見你，所以回來找你的，那知道你還站著在這裡。」逢之道：「我因貪看這水面上的景致，不知不覺落在後面。我想這水也實在奇怪得很，他那幾道光兒，說遠就遠，說近就近，對著他只觉得水面上一道似的，走幾步那光便跟著人移動，這是什麼緣故？二位倒合我講講。」彼山、天民雖然懂得些普通西學，這光學的道理，還不曾實驗，如何對得出？只得謝道：「弟等學問淺陋，實在不曉得這個道理。逢兄，天已不早了，我們回去罷。」逢之也自無言，大家說說笑笑，一路同歸。

一宿無話。次日逢之注意到開化學堂結個百年佳偶，早早的催飯吃了，急急忙忙趕到子由家裡。他那看門的，是個駝背又且耳聾，逢之問他道：「大老爺在家麼？」看門的笑道：「我們少爺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好好的一鞍一馬也就罷了，雖然腳大些，依我看來，一個臉雪白粉嫩很下得去，他偏偏又要起討什麼小老婆。今兒早上有個媒婆送來一個姑娘，名字叫做什麼大保，我們少爺看見了這個大保，魂靈兒就飛上了天了。」

鬼鬼祟祟的把他弄到書房裡，不知說了些什麼？鈕少爺，你是出門在外的人，又沒有娶過少奶奶，不曉得這裡頭的訣竅。我告訴你說，我們這位少奶奶，原是學堂裡出身，本來是大方的，穿雙外國皮靴，套件外國呢的對襟褂子，一條油鬆辮子拖在背上，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，滿街上跑了去，還怕什麼書房不書房。

我想起來，大約是少爺合那大保說話的聲音太高了，被他聽見，所以他趕了出來，想拿大少爺的岔兒。偏偏不爭氣，少奶奶走進書房，我們少爺正在那裡合大保親嘴，被我們少奶奶看見了，一個巴掌打上去，我們少爺左臉上登時就紅了起來。當時少奶奶馬上吩咐人，把大保趕了出去，一把拖著少爺望裡就走。少爺嘴裡還說『我又沒有同他怎樣，就是親親嘴，也是外國人通行的禮信，亦算不得我的錯呀！』少奶奶聽了這話，又是一下嘴巴子，三腳兩步，拖了進去。如今還沒出來哩。」逢之聽他一片混纏的話，曉得他是個聾子，也不與他多言，一直走到書房，果然子由不在書房裡面，卻不聽見裡面有甚吵嚷的聲音，便大膽到他內宅門口，叫了一聲子由。裡面一個白髮老媽出來接應道：「少爺有事，一會兒就出來，請在書房裡等一等罷。」

逢之無奈，只得坐在書房裡靜等，直到一點多鐘，于大魁諸人都陸續的來了，又一會，聽得外面皮靴聲響，大約是蔣少奶奶出

門，這才子由出來，逢之也不便問他，忙忙的同到開化學校。這學校裡面辦事的，有兩位男子，一是阿仁說，一是胡竹材，當下見眾人進來，便讓到帳房裡坐。原來那帳房正對著講堂，一帶玻璃窗，正好在那裡看個飽。一會兒學生畢集，也有胖的，也有瘦的，兩個中年婦人在前面領著，料想是田道台的太太，與那王布衣的娘子了。逢之留心細看，沒有一個出色的女子，很為掃興。他們上了講堂，就請子由諸人去聽演說，只不請二位帳房，逢之沒法，只得跟了眾人上去。他合那班女朋友沒一個認得的，徐、許諸人卻都有熟人在內。彼此招呼之後。

田道台的夫人第一個登台演說的是伸女權不受丈夫壓制的一番話，大家拍手。王布衣的夫人，說的是破三從四德的謬論，女子也同男子一般，生在地球上就該創立事業，不好放棄義務，總要想法子生利，自己養活自己，不好存倚賴人的念頭，自然沒人來壓制你了。這番議論，比田太太說得尤為懇切，大家拍手的聲音震天價響。兩位女教習說完，就有四個班長，挨次上去，無非是自由平等的套話，那照例拍掌，也不須細表。說完之後，眾學生方請子由等諸人一般也演說一次，子由等聽得他們那般高論，已經拜服到地，如何還敢班門弄斧？只徐筱山是東洋回來的，有些習熟的科學，樂得借此顯顯本領，便也毫不推辭，居然上台演說起來。躬一躬腰，開口先說生理學，說到了身體上的那話兒，連忙縮住了嘴。一位極大的學生，彷彿有二十一二歲光景，站起來說道：「先生盡管說下去，為什麼頓了？這有什麼要緊？佛家說的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像先生這般，就是有我相、人相了。」眾人拍手大笑，弄得徐筱山下不來台，要再說下去，知道沒有人理他的了，幸虧他見亮，彎一彎腰，走下台去。他吃了這個悶虧，男子隊裡那個還敢上台？只得告辭而去。逢之吐吐舌頭道：「果然利害！筱山兄這樣深的學問都頑不過一個女孩子，我想中國女子的腦筋，只怕比男子還靈？可惜幾千年壓制下來，又失於教育，以致無用到極處，可惜可惜！」。筱山道：「逢兄這話固然不錯，但那個女學生，他雖駁我，他並不懂得生理學，可見這些人還不虛心，自己不曾涉獵過的學問，就不願意聽。」子由合陸、翟二人，只顧品評那學生的優劣，沒工夫聽徐、鈕的話，大家說說笑笑，一路回到子由家裡。天色將晚，各人回去吃晚飯，是來不及了。子由家裡，又沒有預備菜蔬，供給他們，逢之要請眾人去吃館了，子由不好意思道：「我們還是撤蘭罷。」於是子由找了一張紙，把蘭花畫起。

倪宗贊道：「好法繪，我要請你畫把扇子。」子由道：「我從前在北洋學堂裡，合一位朋友學過鉛筆畫，因此略懂得些畫中的道理，但是還不能出場。」當下計算，共八個人，多的四角，少的兩角，大家攢湊起來，也有三塊錢的光景。然後同到問柳的館子裡，要菜吃酒。堂館見他們雜七雜八，穿的衣服不中不西，就認定是學堂裡出來的書呆子。八人吃了六樣菜，三斤酒，十六碗飯，開上帳來，足足四塊錢，不折不扣。子由拿著那片帳要他細算，說我們吃這點兒東西也不至於這樣貴。堂信道：「小店開在這裡二三十年了，從不會欺人的，先生們不信，盡可打聽。那蝦子、豆腐是五錢，那青魚是八錢。」子由道：「胡說！豆腐要賣人家五錢，魚賣人家八錢，那裡有這個價錢？你叫開店的來算！」堂信道：「我們開店的沒得工夫，況且他也不在這裡。先生看著不對，自己到櫃上去算便了。」子由無奈，只得同眾人出去，付他三塊錢，他那裡肯依？幾乎說翻了，要揮拳。逢之見這光景，恐怕鬧出事來，大家不好看，只得在身邊摸出一塊洋錢，向櫃上一擲。大家走出，還聽得那管帳的咕叨呢，說什麼沒得錢也要來吃館子。逢之只作沒聽見，催著眾人走了。

不料逢之經此一番閱歷，還沒有把娶維新老婆的念頭打斷。

恰巧一天，逢之獨自一個出外閒逛，沿著鴨子塘走去，只見前面一帶垂楊，幾間小屋裡面，有讀書的聲音，異常清脆，像是女於讀的。走近前去一看，門上掛著一塊紅漆木牌，上面五個黑字，是興華女學塾，逢之在這學塾門口徘徊多時，看看日已銜山，裡面的書聲也住了。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學生，從內裡走了出來，彼此打了一個照面。逢之不覺陡吃一驚，連連倒退了幾步，一人自想道：「不料此地學塾裡面，卻有這等整齊的人，但不知他是誰家的小姐？若得此人為妻，也總算償得夙願了。」

那女學生見逢之在門前探頭探腦，便也停住腳步，望了他幾眼，更把他弄得魄散魂飛。回家之後，第二天便托人四處打聽，後來打聽著，才曉得這小姐乃是一家機戶的女兒，但是過於自由，自己選過幾個女婿，招了回來，多是半途而廢的。

逢之的母親執定不要，逢之也就無可如何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